

王 劍



二月潮



二月潮

王 劍

二 月 潮

王 剑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插页 195,000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49 定价：0.83元

内 容 提 要

王剑是贵州小说界的新秀，视野开阔，目光敏锐，长于写新时期工矿战线的生活。本书收入了他的三个中篇小说。《二月潮》，以一个矿山领导班子的调整为线索，把社会和家庭、基层和上层、现实和历史、生产和改革、战天斗地和人事纠葛，交织在一起进行描写，充分展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。情节生动，人物鲜明，气势磅礴，是一篇思想与艺术俱臻上乘的佳作。《趁生命的火焰还旺盛……》，塑造了一个休职不休志，勇于纠正过去重大工作失误的领导干部的形象。《H·D》，也取材于工矿生活，但侧重于表现人们在道德观上的冲突，以深微细腻的心理剖析取胜。

目 录

二月潮.....	1
趁生命的火焰还旺盛	126
H·D	208

二 月 潮

序 篇

一串清脆的铃声响过，紧跟着就听见一阵高声大噪的喊叫：

“喂，老嫂子，我说老嫂子，顾书记下朝回府没有哇！”

嗨，这顿晚饭又不得清静了！市委书记顾其康很不乐意地放下正读着的《参考资料》，立起干巴瘦小的身体，推开窗户朝楼下望去——怪事！楼下哪有人影？只看见一辆老掉牙的加重“永久”牌自行车靠在煤堆旁。

“嘿嘿，这家伙——真是‘拚命三郎’！”市委书记眨眨眼，回过味儿来了。

“说谁呐？”老伴两手端着汤钵，猫腰从厨房出来。
顾其康朝门外努努嘴：“听嘛！”

——咚咚咚！楼梯上好象在打雷，整幢房子似乎也惊骇得瑟瑟发抖。那“雷鸣”过后，还夹杂着类似“雨打芭蕉”一般的声音：嗒，嗒，嗒……

老伴也咧嘴乐了：“是‘头茬炮’！”

“怪不得我的耳根直发烧，你老嫂子又在背后念叨我呀！”随着朗朗的话音，贺云路一颠一跛进了屋。仿佛回到自己家里，他脱下大衣挂上衣架，一边使劲抽抽鼻子。“馋猫鼻子尖。今天我有口福喽。”

“你呀，硬是把脚板洗得干净嘞！”市委书记夫人摆着碗筷，陶然说。“回回来，回回赶上我们换胃口。”

“有福之人不用忙嘛。”贺云路走到桌边，用胳膊窝夹稳拐杖，伸手揭开汤钵盖。“嚯，清炖老母鸡！”一仰脸，又爆发一阵哈哈大笑。

“头茬炮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嗓门亮，劲头足，顶风也能传出二里远。大概是长年在井下生活的缘故，磨出了一手硬梆梆的老茧，练就了一副大山压顶不弯腰的身板，也养成了他粗犷、豪放、点火就炸的脾气。他常讲：“煤矿工人嘛，四个字——‘傻、大、黑、粗’，一根肠子通屁眼，凿穿了地球也不拐弯！”

“来，光打哈哈填不饱肚皮。坐下吧。”顾其康斟满两杯红葡萄酒，回身招呼道。

“不慌。”贺云路摆摆手，“我有话要说。”

“急什么？边吃边谈嘛。”顾其康不是相面先生，但从贺云路进门那一刻起，他便猜到了他的来意——要工作。

“话堵在嗓子眼，你那鸡骨头要卡脖子的！”贺云路一点不客气，拽着市委书记往沙发跟前走。

瞧瞧！你拿这号人有啥法？二十多年前，当顾其康带领武装工作队来接管泉城矿务局的时候，头一回下井就碰上贺云路，头一眼他就看中了这个“傻、大、黑、粗”的棒小伙子。

他培养他入了党，“押”着他进了工农速成学校，又逼着他考上矿业学院函授班。他千方百计敲掉他身上的“浮煤”，要让他快快地袒露出那闪闪乌金的本色！如今他也已是鬓有秋霜的人啦，火爆爆的脾气一点不见改！顾其康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“听说，要调我去市委？”贺云路不等坐稳，开门见山便问。

“你咋考虑？”顾其康点着烟，以问代答。

“不干！”两个字，落地如炸雷。

市委书记被震动了：“为啥？”

“我是‘煤花子’，离不开矿山！”贺云路停顿一下，显然在控制自己的激动。“再说，过去我摔了不少跟斗，后来蹲牛棚、下干校，还有三年零七个月的劳动改造，使我有机会认真总结了得失教训。你总得给我一个再实践的机会吧。”

“今非昔比啦，老贺。”顾其康注视着贺云路，心头说不出啥滋味。“你老多了，身体又不好，瘸着双腿怎么还能在第一条线指挥呢？”

“市委机关也不是养老院嘛！”贺云路说，“这段时间，我一边等待分配，一边到下面跑了跑。煤矿不出煤，你就能心安理得坐在这个位置上不着急吗？”

顾其康好象心有所动：“你，拿定主意罗？”

“敢立军令状！”贺云路拍拍胸脯，“在哪里跌倒，就要在哪里爬起来。人活着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志气嘛！”

顾其康斜眼瞟他，沉吟不语了。

刚落了一场细雨，公路上很滑。但吉普车一路疾驰，带

起呜呜的风声。

马达嗡嗡地叫，车身轻轻地摇，郭正谊斜靠在后座上，昏昏欲睡。窗外，漆黑一片，啥也瞅不真切。其实不用瞅，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两旁的景物：山，山，还是绵亘不断的山。没有山，往哪儿蕴藏煤；没有煤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他这个矿务局党委书记。生活就是这般顺理成章，并不奇怪。

然而，党委书记感到奇怪的是：贺云路为什么拒绝了提拔，偏偏要回到对他并无多少感情的泉城矿务局呢？这个疑虑，从打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汤仲谦在电话里告诉他的时候起，郭正谊便在心中问自己，差不多问了二十遍，仍旧不得其解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老局长重返工作岗位，总是一件大事情。于是，他中辍了省党校未完的学业，星夜驰归。

老实说，贺云路即将升迁的消息早已盛传。他不但没有那种人所难免的嫉妒之情，反倒慰藉、高兴、松了一口气。为啥？一言以蔽之，贺云路是他的师傅。五十年代初期，他从煤炭技术学校毕业后，就来到当时颇负盛名的“贺云路采煤队”当了一名工人。他聪明，有文化，又舍得出力气，深得师傅的赏识。一步一个脚印，汗水催绽蔷薇。“文革”前夕，他成了矿务局政治部最末一位副主任。但是，“史无前例”的大风暴却使师徒俩疏远了，分开了。直到去年，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贺云路从劳改农场径去疗养院，回来时，他又上党校学习，一直没有同师傅倾心长谈，摸摸他重回矿务局的目的。

人的感情往往要跟理智打架。有时候还剧烈得很哩，会弄得你“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”。从感情上讲，贺老头儿回局，

理应谢天谢地。他有一副硬肩膀，十座大山也挑得起，生产形势准能大大改观。可从理智上说，他又有几分担心。“头茬炮”嘛，全局妇孺皆知，雷打火烧，令行禁止，眼里又容不得一星半点儿煤渣。为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他没少受苦。而今倘若依然故我，不思教训，那……麻烦呀！

嗤——嗤——吉普车轻轻两下点刹，郭正谊身子不由自主主往前倾，惊醒了。睁开眼，壮观的煤城万家灯火迎面扑来。

“郭书记，回家，还是上办公室？”驾驶员侧身问。

郭正谊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去贺局长家。”

吉普车在泥泞的小路上缓行。车轮过处，薄冰咯嚓咯嚓响，泥浆迫不及待朝两旁飞溅。当“造反有理”的战歌还没有响彻九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，贺云路全家便被扫地出门，搬进了这一片匆匆修建、又潮又矮的平房区。郭正谊手扶着车门，钻了几条这样的小巷，问了好几个年龄不等的路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师傅家。

“噢，正谊？”听见喇叭叫唤，贺云路忙迎出门，看见是郭正谊，显然感到诧异。“刚从省里回来？”

“可不！头一站就是这儿。”郭正谊打发小车回车队，一边搓着冻僵的双手进了屋。

门帘一撩，邵侃笑容满面走过来：“正谊！你硬是稀客。还没吃饭吧？”

师母老多了，也瘦多了。假若两个人在街上擦肩而过，他简直不敢相认。回想他刚分配到采煤队那会儿，正赶上贺云路结婚。那个时候，她仪态端庄，风姿绰约，实实在在一副

为人师表的教师模样。可现在……岁月催人老哇！他觉得胸中涌来一排热辣辣的浪头，赶紧镇定下来，只紧紧地握了握邵侃的手。

师母做饭去了。师徒俩隔桌坐下。一杯清茶，四目相对，多少话语怎开头？郭正谊不知是口渴，或是心热，端起茶杯呷了呷，随后咕嘟咕嘟一饮而尽。这才感到心跳正常了，嘴巴也不黏黏糊糊了。

“身体全好利索了？”

“骆驼倒地比马大。”贺云路说，“死不了啦。”

“岁月不饶人哪，还是当心一点好。”郭正谊望望师傅刻满皱纹、泪囊已然凸现的脸庞，不由叹了口气。

“去吧！报丧来了？”贺云路一笑，也注意地打量着徒弟。“你还是老模样——胖而结实嘛。”

郭正谊的心咯噔一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师傅的话里隐匿着弦外之音。是在怨恨自己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不曾伸出友谊之手？是在指责他，在那股黑暗势力面前曾经有过某种妥协？他感到发热的心渐渐冷却了。不！寒从脚下起，也许是这房间过于潮湿。

“这儿地势低洼，屋里太潮。”他终于找到了话题，“我看还是换换地方吧。”

“算了。”贺云路说，“房产处也来了几次人，我都没答应。十多年都住下来了，再等几年我搬新大楼。”

聆听——情绪果真很大。郭正谊迟疑一下，才缓缓地说：“你……决定回矿务局了？”

“哈！屁股上安天线，远在千里之外，你的消息挺准确

呀！”贺云路笑了。

郭正谊觉得脸在发烧：“党委办公室打电话汇报工作，顺便提到了这件事。”

“正谊啊，你给我劝劝他。”邵侃在厨房插言说，“矿务局不是天堂，其他地方也不是地狱。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哇！”

“别听她的！”贺云路压低声音，还挤了挤眼。“老娘儿们的心思就象天上的云。你捉摸不透。”

“你能回来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自从顾书记调走以后，我这个鸭子被赶上架，真感到力不从心。”说着，郭正谊动了感情，呼吸的气息也粗重了。“师傅！还是你来主持全局的工作，同过去一样，我当助手，敲边鼓。”

贺云路纹丝不动，盯着他：“真心话？”

“师傅，你……”

“胡扯淡！你以为我重新回到矿务局，是来夺权的吗？不！我是来协助你工作的！一个目标——煤矿要出煤，出好煤，出多多的煤！”

还能再说啥？郭正谊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猛力一撞，跟着眼睛就湿润了……

半个月以后，贺云路的平反通知和正式任命同时下达了。在矿务局机关的全体干部会议上，老头儿瘸着两腿走上台，抖抖索索地握住麦克风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

大厅里静悄悄，清清楚楚听得见扩大器里传出的嗡嗡响的电流声。郭正谊满怀同情地凝视着他，心里也打翻了五味瓶。真不容易啊！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十

多年前，他被迫离开了矿务局这个家，如今重返故地，怎能不感慨万端？

“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，情况也不熟悉。”——这个老实人，张嘴就是老实话。哪一天他才能学得内涵一点呢？——“今天我只给大家准备了一件见面礼——扁担！”

全场愕然。什么意思？郭正谊也愣住了。

“不要紧张嘛。”贺云路仿佛冷静多了，手不再发抖，憋得通红的脸孔也恢复了黑黢黢的煤炭色。“请放心，这扁担决不用来打屁股。这些年来，国家遭难，人人受罪，人心都给打乱了，打散了。教训深刻啊！”

郭正谊悬着的心落地了。看来“文化大革命”他总算没有白过。

“中国有句古话：能者多劳。我这根扁担就是要压在能者的肩上，希望他们多作贡献。一句话，那种有权的心里无数，有数的手中无权，满足于中游水平，哭爹叫妈还背着负号混时日的局面，应该尽早结束了！”

好哇！不愧是响当当的“头茬炮”，有魄力。人们兴奋地交头接耳，掌声雷动。可是郭正谊的心却又提到了嗓子眼。他太了解自己师傅那说一不二的秉性，他也懂得这一席“就职演说”的真实含义——矿务局今后八成没有安生日子过了。

第 一 章

暖，今年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。

这鬼天气！时令已到惊蛰，刚刚回暖了几天，气温又陡然下降了。不是吓唬人的话，简直比严冬还要冷。据气象台

预报，一股强冷空气低压槽正迅速由北向南移，弄不好兴许还有可能下雪哩！

贺云路竖起皮大衣毛领，呼出一团团烟雾似的白气，走进矿务局大楼，步履维艰地拾级而上，心头却火烧火燎象有十只猫爪在抓。能不着急吗？一月份任务完成不过半，二月份已然接近尾巴，生产指标离着计划还老远，眼瞅着新年伊始，开门就见“黑”啦！特别是双鹰谷矿——在全局排行老大，年产量八十万吨，职工近万人，又是出了名儿的“培养干部的学校”，在全局是举足轻重的大矿。经过两年的整顿，生产渐渐走上正轨，连年完成计划指标。无奈这个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超级瓦斯矿，又突然闹起了地震，人心惶惶，矿子弟学校几乎关了门，工人缺勤率直线上升，井下作业已很难维持。众目睽睽呀，眼看完不成计划，大家都得向国家伸手要“返销粮”。唉唉……

贺云路心事重重走到过道尽头，打开办公室房门，掀亮日光灯，夹着拐杖一摇一晃奔向办公桌。桌上整整齐齐堆放着一摞急待处理的文件报告。他匆匆翻了翻，大失所望——就是没有《双鹰谷矿地震情况的汇报》。

几天以前，孔洛昌声称：已经给局里打了一个报告，希望领导们早想办法拿主意。可是报告在哪里？贺云路懊恼地直摇头，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。

他耐着性子坐在桌前，顺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公文。那是妇联关于召开全局计划生育会议的报告草稿。他翻了几页，搁在了一边。又看第二份。更荒唐！工会组织篮球邀请赛也要他过目。第三份似乎多多少少沾点儿煤炭味道了：科技处

要求成立“瓦斯研究会”，拟请贺云路当会长。乱弹琴！又是会长，又是主任，大大小小他顶了十几个头衔，全拿空轿子给他坐！

他按捺住上蹿的心火，凝神想一想，提笔写了批示：

研究会可以成立。但要牢牢记住：矿务局是生产第一线，目标只能有一个：要煤！我不承认自己是业务上的“白帽子”，可也不是“全能冠军”。作为矿务局局长，我的目标也只有一个：要煤！

莫名其妙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双鹰谷存在的困难，千方百计确保占全局五分之一的产量不落空。有的人为啥无动于衷，一点不往心里去呢？贺云路实在坐不住了，也不能一言不发默默地等待下去了。他要亲自到局办公室看看，看看孔洛昌的报告究竟要“旅游”到啥时候才算到了站。

贺云路来到楼下的局办，推门一瞧，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。几个秘书在吞云吐雾闲聊天，几个秘书大腿架二腿，“一杯茶，一支烟，一张报纸看一天”。还有两位干脆坐在桌子上，“楚河”、“汉界”噼哩啪啦在大战。

撞鬼了不是？见着贺老头儿“蒞临”，你低着脑壳，收起棋子赶紧溜呀，偏不！有个老兄还大大咧咧招呼说：

“局长，换换脑筋，你也来杀它一盘？”

呸！一听这话，贺云路的那股无名火哟，犹如煤层自燃一样压也压不住了。他一瘸一颠跳过去，挥着拐杖稀里哗啦把象棋全打飞；有一颗子儿长了眼，正巧砸在那点火者的额

头上，立时三刻就鼓出一个青疙瘩。

“工人们在井下流汗，你几位稳坐在高楼玩棋。好自在！好轻闲！好痛快！”他张嘴就是连珠炮，震得所有窗玻璃咣当响。“怪不得人常说：龙多早，人多乱，媳妇多了婆婆要做饭。有劲儿没地方使么？行。我给你们施展才能的机会——下井去！井下有你们英雄用武之地！”

这下子，秘书们才深知大事不妙，撞在“头茬炮”的炮口上了。一时，竟象水淋湿的蔫公鸡，耷拉着头谁也不开腔。门外，不少人探头露脑，却没人敢进屋，老贺头儿发脾气，躲得越远越安全，别去触那份霉头吧。直到郭正谊闻讯赶来，才把贺云路搀回办公室。

按照一般的标准衡量，郭正谊和贺云路这几年配合得还算默契。党政之间通常少不了的矛盾，他俩都在竭力避免。尤其是党委书记，深知老局长天生的炮筒子脾气，事事、处处总露出一副谦让和宽容的态度。

当然喽，莫说他们仅仅是师徒关系，就是两口子，同一个“经济体系”、钻一个被窝的夫妻，也有磨牙斗舌的时候嘛。老贺有些做法，他不是没有一点意见的。比如干部问题，很敏感，也相当棘手。老贺可不管这一套，说干就捏拳头，硬逼着常委会随着他的以出煤为中心的步子走。人们的议论很多。有几个常委公开表示了对贺云路的强烈不满。什么“桃子红一截，石榴红一片，酸梅子红了赛过苦李涩。如今政工干部‘走麦城’，倒运了！”甚至有人说得更明白露骨：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贺局长是要拉山头哦！”

郭正谊听着这些牢骚怪话，只是笑着摇摇头：“这两年生产搞上去了，产量一年比一年高，这是事实嘛。往年在省里开会，躲在角落不敢抬头。现今坐在前面，还非要安排你在中间。我这个书记脸上也光彩嘛！”

但是心头到底咋想的？他没说。

是的，他成熟，也老练多了。愈是饱经世故，他愈是磨去棱角，心迹极少露于辞色，简直与贺云路成了鲜明的对照。铜镜正衣冠，人镜知得失。这一点，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风云变幻，体味了宦海沉浮的甘苦，他是牢记不忘的。因此对任何人，在任何时候，他都能够做到“制怒”，常常满脸笑意。

此刻，局党委书记就挂着惯常的微笑，一边同贺云路回到办公室，一边有心无意劝慰说：

“人上了几分年岁，不知怎么的，总对医书产生了某种迷信。最近我惊奇地发现，各个流派都在异口同声宣传：心情悒郁，肝火太盛，恐怕是致癌的重要因素。”

“我要一死倒好了，有的人求之不得，耳朵背清静！”贺云路还在气头上，也没给郭正谊好脸嘴。“老百姓讲话：群众看党员，党员看干部。人浮于事，狗扯羊皮，大家都当甩手掌柜啥也不干，煤炭会自己从地下冒出来？”说着，他抓起电话要了人事处，打算强行命令那两位秘书下矿。

“老贺！”郭正谊赶紧按住电话，不动怒，不高言，还是一脸笑模样。“干煤矿嘛，打眼放炮抱风钻，眼里哪能不蹦进点煤渣子？”

“我可没有你那份好涵养！有煤渣就得揉出来！”贺云路一屁股坐下，余怒未消。“从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就在强调‘精